



唐 栋 著

大漠草青青

新疆青年出版社

大漠草青青

唐 栋 著

新疆青年出版社

大漠草青青

唐 栋

*

新疆青年出版社出版

新疆新华书店发行

新疆新华印刷二厂制型

新疆七二二〇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开本 印张9

1982年5月第1版 1982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6,000 字数200,000

统一书号：10124·1 定价：0.72元

目 录

山 民	1
从爸爸的墓地出发	22
金秋九月天	45
多斯鲁克	53
大漠草青青	64
一串马蹄声	98
风雪除夕	113
在九棵柳哨所	130
“大个子”上士	146
寂静的桦树沟	151

带兵这码事……	167
从这里走过去	181
养鸡概说	196
胜利竣工	208
小溪淙淙（中篇）	227
后 记	283

山 · 民

卢娅实在走不动了，扶着一棵高大的针叶松，酥软地跌坐在地上。在这荒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，用不着羞涩的回避，她一边脱去的确良衬衫，用手绢擦拭着丰满的胸脯上的汗水，一边蹬掉被刺草刮得失去了光泽的棕色半高跟牛皮鞋，让凉风吹拂着发烫的脚底板。按走过的路程和时间，也该看到竹川镇了，可是眼前除了生态古怪的森林和层层迭迭的山峦外，什么也没有。

莫不是叫那个满脸疙瘩的卡车司机给骗了？真大意，怎么搭了他的车？一个不安好心的东西！一路上，他忽儿把车开得飞快，显然是象所有轻浮的男人一样有意在女人面前卖弄自己，以博得好感；忽儿又把车开得死慢，找茬儿跟她说些不三不四的话，两只贪婪的眼睛在她身上乱转，几次险些把车开到路外。卢娅厌恶极了，可是在这幽深的山区，也只好忍着吧，只要他不越过“界限”。

在阳光照不到的、阴森森的青岗林边，车子抛锚了，司机下去检修了一阵，说是修不好了。这里前不挨村后不着

店，熬到天黑只得在车上过夜。

姑且不管这是不是满脸疙瘩的司机设的圈套，更不顾他用狼虫熊豹来恫吓，这个把节操看得比生命还贵重的姑娘，绝对不愿同这个没皮没脸的骚男人在车上过夜，不，简直不能想象！好在离目的地——竹川镇只剩四十里路了，加一把劲，再抄个近道，天擦黑是可以走到的。

夜幕已经降临，沉闷的松涛和猫头鹰尖厉的鸣叫使人毛骨悚然。想起那个司机关于狼虫熊豹的警告，卢娅浑身更颤栗起来。天哪，怎么办？还是走吧，只能靠冒险和侥幸了，也许过了前面这架山就到了。

她一起身，发觉自己太饿了，想起提包里还有一块夹心面包，拿出来就吃。这时，一群静卧在她身边树上的长嘴乌鸦如同潜伏的勇士，突然呱呱叫着俯冲下来。卢娅惊叫一声，扔掉面包抱头滚到地上，一只为首的乌鸦用两只有力的爪子夹起面包，被簇拥着悠悠飞去。这种乌鸦好食死肉，体大凶猛，据说活人的眼睛它都能啄去。卢娅把头埋进草堆，吓得快晕过去了。

突然砰地一声枪响，那只为首的乌鸦连同面包一起掉进了深谷。卢娅抬头看，眼前站着个体魄强壮的山民，络腮胡，大黑脸，腿上扎绑，脚蹬草鞋，腰带里斜插一把明晃晃的斧头，两侧各挂有一只兔子和两只长尾巴野鸡，肩上背一个竹篓，手中的枪跟《悲惨世界》中圣德尼街垒上起义军用的一样，枪口冒着一缕淡淡的蓝烟。

能遇上个人，卢娅喜出望外，可是这种喜悦马上象闪电似地消失了。瞧这人的模样，多象从监狱里跑出来的逃犯，躲藏在这深山野林，靠抢劫打猎为生啊？！卢娅慌乱地穿上衣

眼，将半个身子藏在树后警惕地注视着。

山民把枪当棍子似拄在地上，两只象鹰一般明睿的眼睛把卢娅打量了一番，头朝乌鸦掉下的山谷轻轻一摆：“叼去的是钱包还是别的？要不要去拣回来？”他声音不高，喉音很重，震得卢娅耳膜嗡嗡直响。

卢娅心里咯噔一跳，不由地摸身上的提包，连忙摆着手说：“不不，我没带钱，没有。叼走的是块面包，没……没关系。”

“不，你带钱了。”山民嘴角现出一丝嘲讽的微笑，伸出粗硬的母指和食指说，“你至少带的有千儿八百。在这种时候瞒人是没有用的。”

对的，卢娅的提包里的确装有八百块现金，可他怎么知道的？他想干什么？卢娅顿时紧张得透不过气来。山民朝她走近两步，依然是那么平静地说：“你叫卢娅，名字跟人一样洋气，在市药材公司工作，是来竹川镇调购药材的，对不？”

他怎么会知道得这样清楚？卢娅愣愣了眼，战战兢兢地问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在这里干吗？”

“一个渺小的山民，与美好的大自然有不解之缘，来这里护林，顺便打点猎，采点药，卖了赚几个钱。今天运气不好，没打上大件，却把你撞上了。瞧你那目光，别害怕，人类进化史把我们推到了同一个时代，你我都属于高级动物群，只不过环境使我变得粗野一些，可我终究是个人，不是怪兽。也许在你眼里，我是个强盗哩，这不奇怪，因为你恐怕是第一次光临这陌生的深山，也还因为……因为你是在自己的心灵遭受了强盗洗劫的痛苦中走出来的。不过在我跟前，

你不必把小提包抱得那么紧，不必！”

卢娅更迷惑了：听他说的这番话，哪象个粗俗的山民，简直是个演说家，而且他还知道点自己的什么隐事。她自励着从树后走出，强打起精神问道：“请告诉我，你的这些话到底从何说起？”

山民淡淡地一笑，从衣襟里取出一个绿色塑料皮的小笔记本：“我拣的，还给你！”

卢娅往兜里一摸，这才发现本子不知什么时候丢了，里面夹有一封很详细的工作介绍信，难怪他那么摸底，看来他连本子也翻了，这里面可全是自己的生活日记呀，喜怒哀乐，见闻琐事，她什么都好往上记，除了自己外，任何一个人看都是不适宜的。卢娅觉得自己受了侮辱，气哼哼地质问道：

“你怎么随便翻看人家的本子？！”

山民满不在乎：“对不起，我要了解和寻找它的失主，不得不看。你要责怪，最好还是责怪你自己，谁让你把它丢失在我的山上！”

“你的山？”

“对，你或许不理解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，竟然还有‘我的山’。可这是事实。好了，我倒很想知道，你不是要去竹川镇吗，怎么拐到了这里？”

“啊，我迷了方向？”

“要是不迷，你早该喝上竹川镇的杏仁油茶了。”

“这怎么可能？我记着一直是往西走的呀！”

“别犟了，就跟我们山里人到了城里容易走迷一样，你们城里人到了这里决不会象蹭马路那么自在。怎么办？天已经黑了，跟我走吧。”

“去竹川镇？”

“不，”山民开始用一个小竹筒往枪管里装弹药，“到了夜里，这山就由野猪、豹子和熊瞎子接管了。离这儿不远有我的小别墅，咱们先住下，明天我再送你赶路。”

卢娅脑袋嗡地一阵轰鸣，稍微有点平静的心又打鼓似地跳起来了：别墅？住下？好一个倒霉的夜晚，躲过了满脸疙瘩的司机，又撞上了满脸胡茬的山民。凭感觉，他十有八九是个坏蛋，准是冲着这八百块钱来的，不然他怎么会费那么大劲寻找一个素不相识的人送还本子呢？甚至把乌鸦叼走的面包当成了钱包？如果真是这样，给他八百块钱都行，只要别伤害自己。

卢娅松开紧咬着的嘴唇，用一种近乎哀求的声音说：“同志，我……我急着赶路，就不跟你去了，你有什么事就……”

“不行。”山民的语气不容置疑。

“难道他还想……”卢娅脑子里闪过一个更为可怕的情景，几乎是哭着说：“我求求你……”

“求也没用，谁让你碰上我呢？”山民把装好弹药的枪扛上肩，以命令的口气说：“跟我走！”

卢娅只得顺从。反正只要他真想害你，就地动手你又能怎样？走吧，到时候再想法子。

山民力大腿长，走起来一阵风，不几步就得站住等等卢娅。这会儿下一个陡坡，卢娅颤颤巍巍地几乎挪不开腿，脚下石子一滑，摔了她个脸朝天。山民耐不住了，回身指着她脚上的高跟鞋说：“脱下来。”

卢娅不知他要干什么，却又不敢违抗，两只脚轮流踩着把

鞋子脱了。山民拣起鞋子扔进竹篓，又从篓里取出个装璜得很好的纸盒，打开，里面是双崭新的方格子布女鞋：“穿上这双吧，没高跟鞋时髦，可爬山管用。”

卢娅照例顺从地穿上一试，长短肥瘦正合适。她纳闷：这人在深山里带着女式鞋干什么？该不会是抢哪个妇女的？也许到了不知哪一天，我那双高跟鞋他又会以同样的方式送人。顿时，她脊背上仿佛有一块冰碛滑过。

天色完全黑下来了，淡淡的月光透过浓密的枝叶斑斑驳驳洒落下来，使神秘的山林变得更加神秘。卢娅感到周围的一切都阴森可怕，哪怕是一片草叶，一根树枝，一束月光，也充满了对自己的威胁。

山民在一座峭壁跟前停下了。峭壁下生满了绿苔、藤条和枝枝叉叉的小灌木，前面有一条细细的小溪流过，水儿铃铛般地响着，在朦胧的月色下闪着碎银子似的光。他将枪和身上所有的东西取下靠在一边，挑开一片藤条，再搬开一块石板，露出了黑乎乎的洞口。他猫腰进去，划火点着预先搁在洞里的松明，退出来对卢娅说：“这就是我的别墅，想不到吧？虽说比不上你们家的楼房舒适，可避个风，遮个雨，躲个野兽还是满不错的。我每次巡山护林，都是在这儿过夜，今晚让给你了。”

这个洞在卢娅眼里，简直就象吞人下肚的虎口。在山民的一再催促下，她心惊肉跳地走了进去。洞不深，口小肚大，像个芦葫。地上铺有厚厚一层干草，靠里还放着一只枕头——一块油光水亮的石头。卢娅经不住松明燃烧的浓烟的熏呛，咳嗽个不停。山民听见，一拱腰钻了进来：“别这么娇贵，你在城里闻得上这味儿吗？”讲罢拿起松明把子走了

出去。霎时，洞里一团漆黑，这样倒好，从洞外看不到里边，从里边却能看到洞外。

卢娅太累了，也不顾铺草干不干净，用手瞎摸着坐了下去。草中夹杂着粗硬的蒿子秆，硬得她的屁股发疼，可她似乎并没有感觉，这不能说不是一个伟大的变化。要知道她在城里时，哪怕在公园的长椅子上坐，也要垫上一条手绢的。忽然，她觉得腿上痒痒，有个什么东西在往上爬，“蛇！蛇！”她惊叫起来，山民闻声一个箭步窜进洞来，一手举着松明火把，一手提着斧子。卢娅脸色惨白，慌忙提起宽大的咖啡色筒裤裤腿，原来爬上腿的是一只蚂蚁，这使她简直不能相信，可蚂蚁毕竟是蚂蚁。她正要起手去拍，却被山民挡住了：“想不到你还是个动物学家哩，一进山就发现了新的‘蛇’种。不过手下留情，这种‘蛇’筑穴松土，捕食害虫，对林木的生长还是有好处的。”说着他伸出两个指头，小心翼翼地从小腿白嫩的腿上捏起上下乱窜的蚂蚁，放回地上。卢娅敏感地放下裤腿，朝后退了退，山民并未介意，眼睛看着她手腕上露出来的坤表，火把下金壳闪闪放光。“几点啦？”“十……十点半。”卢娅牙根打着颤。

“嗯，动身之前，足够做一场好梦了，可惜的是金表只能报时，却不能填饱肚子，你一定饿了吧？”山民看看卢娅，又看看她手上的金表，轻轻一笑，出去了。

卢娅怀里象揣了只兔子怦怦乱跳：什么“几点啦”，还不是又在打金表的主意？她轻轻地摸到洞口，躲在一块突出的石头后面，眼不眨地注视着山民的每一个动作。他一会就点燃起一堆篝火。然后从腰里抽出一把尖刀，蹲到小溪边，在一块石头上磨了起来，嚓、嚓、嚓……刺耳的声响令人

毛骨悚然。看，他掂着锋利的刀朝洞口走来了。卢娅倒抽一口凉气，本能地摸起一块石片。还好，他没有进洞，只是提起那只野兔，挂在火堆旁边的一棵小树上剥皮破肚，再用棍子挑着在火上烤，嘴里还轻悠悠地哼着山乡小调：

九月里上山伊儿呀吱哟，
山深林密伊儿呀吱哟，
青岗林里花花鹿儿叫哟，
妹妹呀，哥哥的心事你可知道？

……

平日对情歌最感兴趣的卢娅，这时听了却禁不住一阵发悸。不一会，山民手里的兔子就被烤得焦黑，他把烤兔放在一块干净石头上，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小包盐和一小瓶酒，再从竹篓里翻出半块玉米面烤饼，摆上，朝洞里喊道：“喂，出来吃点吧，烤全兔！”

卢娅虽说很饿，可哪有心思吃东西！何况这种远古时代的吃法，她也实在接受不了。

“太遗憾了！”山民的邀请遭到了拒绝，很不高兴，“这样的野餐，你恐怕是第一次遇上，也恐怕是最后一次！”讲罢，他把刀子往兔肉上一插，自个动手吃了起来。

卢娅一下子恐惧到了顶点，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什么意思？是不是要对我下手了？听说这些家伙在行凶前都要大吃大喝一顿的，等他吃饱喝足，就提着尖刀进洞……

人一旦身陷绝境，往往会有许多懊悔，卢娅此刻懊悔的就是自己这次不该到山里来出差。本来，公司并没有指派

她，她也压根不愿独身一人到这偏僻的山区同山里人打交道。她一辈子没进过山，可她在城里羊肉泡馍馆子里见过讨饭的山民。印象更深的是，一次在火车站上，见过一个没钱寄宿而躺在候车室的地板上过夜的青年山民。那个大汉子竟向坐在长椅上的、当时还是小丫头的她伸出双手，叫道：“大姐，行行好，我买药的钱不够了，请帮几个。”当她仅仅施舍了一枚够买一支冰棒的硬币后，他居然会弯腰施礼，甚至眼里还闪着泪花。卢娅回家后曾把这当趣闻写在日记里。以后，每碰上山民，她都要远远地避开。尤其是她见识了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后，更觉得这些山民是国家的累赘，他们丢人现眼，损害了民族乃至她个人的文明！

于是，她三年前躲过了下乡，那次要下的就是山民散居的秦岭山区。她父亲给她在市药材公司找了个职业，很容易，只不过一个电话而已。

可是，她也有不容易的事，正象有的姑娘把自己的丑当成负担一样，她的美貌也给她带来过不少苦恼——竟然眼花缭乱得不知道在众多的追求者中间选择哪个好。最后，她还是按照门当户对的原则挑选了一个在高级宾馆工作的对象。他人帅，有钱，神通广大，很会博得卢娅的欢心，两人光顾餐馆，参加舞会，游玩华山，亲密极了。可是，当卢娅几乎把自己的一切都送给他以后，他却抛弃了她，寻上了另一个比她家更富有的新欢。卢娅这才明白，自己痴情爱过的这个风度翩翩的美男子，原来只不过是给为金钱和女人而生活的伪君子！

卢娅懊悔至极，她从这里看到了这种男人的虚伪和凶残，也产生了对所有男人的戒备和憎恨。正巧，公司要派一

个人到山里出差，她想这倒是个散心的机会，没有顾得上考虑许多，就要求来了。正象山民说的那样，她是在心灵遭受了强盗洗劫的痛苦中走出来的。谁料，欲躲殃，却又遇上了鬼……

“咣当”一声，山民用作餐具的尖刀掉在了石头上，他拣起拭去上面的油腻，把吃剩下的骨头丢向渐渐暗下来的火堆，朝洞口瞥了一眼，提上斧头到附近找干柴去了。

卢娅心里一动：跑！与其坐以待毙，不如趁机跑掉。他已经吃罢了兔子，等到将篝火架旺就该“吃”我了！刻不容缓，跑吧，这么大的山，往草堆里一钻，量他也找不着。至于野兽，不一定就偏偏碰上，何况还有什么能比眼下面临的危险更可怕呢？

主意一定，她身上也有劲了。她把装有现金的提包放在草铺上，又取下金表放在提包上，为的是让山民得到满足，不再追赶。然后，她轻轻地蹑到洞口，朝外张望了一番，一个高大的黑影正挥着斧子在不远处劈砍枯树。她将身子贴着石壁，朝相反的方向迅速往山上奔去，树枝撞击在脸上，刺草扯挂着衣裤，藤条羁绊着脚面，手背上火辣辣的，被划出了血，她全然不顾，一个劲地跑啊，跑……

约摸着不会有多大的危险了，她一松劲，瘫在了一丛蒿草中。深秋的山林湿漉漉的，汗水浸透了她的衣服，夜风吹过，身上一阵冰凉。前面不远的地方，闪动着几点萤火般的光，是“鬼火”？还是野兽的眼睛？不时地还响起尖厉的怪叫声。卢娅觉着那亮点、那叫声，好象在渐渐向自己逼近，“不行，得赶快离开这儿！”她颤抖着站起来，刚走出几步，忽听身后一阵沙沙作响，随即一个低沉的嗓门喊道：

“别跑了，站住！”

“啊，他！”一种难以名状的恐惧淹没了卢娅，她腿一软，坐在地上呜呜咽咽地哭了。

山民照旧腰插利斧，手提大枪，夜色下他一双眼睛瞪得吓人，整个脸庞由于气愤显得有点变形。“啪！”他将卢娅的提包和金表掷在她脚下，恼怒得象是在用牙齿说话：“你……真浑！你在侮辱我，侮辱我们山里人！你为了自己，连国家的财产都可以抛弃！要不是看你是个女的，我真想……揍你一顿！”

卢娅一怔，诧异地看着被山民摔到跟前的提包和金表。

闪烁在丛林中的淡蓝色的亮点越来越近，似乎有什么东西从旁边窜过，嚓嚓一阵响动。

山民机警地向四周扫了一眼，对卢娅一摆手：“还坐着等死？拿上东西，快往回走！”不等她站起，他就抓住胳膊把她象小鸡似地拎了起来。

回到洞口，山民合上枪的机头，满腔的怒气冲卢娅爆发出来：“你怎么一点也不懂得人情世故？一点也分不出良莠好坏？竟然把我当成了强盗？！这也许并不奇怪，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人总是把富贵当成文明，把贫穷当成野蛮，把外表当成灵魂。可是我要对你说，相信一切人，是愚蠢的；但怀疑一切人，也同样愚蠢！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那么坏，也不要以为所有的人都是为了金钱而活着。实话说，我比你还急着回竹川镇哩，要不是怕你出事，我一个人早赶夜路走了……”

火光中，他的脸奕奕放彩，雕塑般的身子呈现着暴怒状态，挺立在黑蒙蒙的帷幕前。直到他觉得自己说得够了，才轻

轻叹了一口气，从腰里抽出斧头往卢娅脚下一扔：“过半夜了，反正你也睡不着，不如叫我躺会儿。你就坐在洞口，火小了加把柴，有什么情况喊我一声。”

他乏得连打几个呵欠，掂着枪进洞了。过会儿，从里面呼地飞出个东西，是他的夹袄，“披上，挡挡风。”再听到的，就是他均匀的鼾声。

卢娅怕衣服上有虱子，宁可受点冷也不愿披在身上。这时候她已经感觉不到多少恐惧了，留下的只是好奇和迷惑。她悄悄地翻起山民的竹篓来，先摸到的是自己的高跟鞋和那个空鞋盒，再摸到的是一个软乎乎的包，提出来一看，是松树籽；下面，是一捆象柴禾一样的东西，凭感觉和气味，她知道是党参、当归一类的药材。靠边的缝隙里，夹着一个用羊肚毛巾做成的提兜，里面有一本用牛皮纸裱了封面的书，题目是《山林的保护和发展》，书边被翻得发了毛，上面还用钢笔划了不少记号。“书是他的吗？”卢娅翻到扉页，想找到他的名字，看到的却是“山民”两个字，“哼，自命不凡！”竹篓里还有厚厚一本油印稿纸，看来显然是山民撰写的一部什么书。出于好奇，她就着火光读起来，原来是一部小说。上面写的是一个被封建和贫穷毒害与扭曲了性格的农村少妇，她粗俗、卑琐、偏狭，为了积攒几个私房钱，干出种种愚蠢乃至野蛮的行径，险些铸成家庭及个人命运的悲剧。幸喜三中全会后，农村实行了新的经济政策，这个劳动力很强的大家庭，开始走上富裕的道路。这个能干的少妇也复活了善良、纯真、质朴的天性。小说真切地揭示了人类的文明、人性的善美，不只靠着文化教养来塑造，也要依赖物质的富足作为基础。可惜的是，小说还没写完，作者的命